

寻梦系列丛书

茫点

倪匡
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「香港」倪匡·寻梦系列丛书

茫点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寻梦系列丛书·茫点

[香港]倪匡 著

责任编辑:郭力家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2.75印张
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合肥市印刷厂印制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 印数:5000

ISBN7-5396-1388-2/1·1285

定价:68.8元(六册)

本册定价:12.80元

内容简介

视力正常的精神病院医生张强在镜子前看不见自己，最后在幻觉中坠楼；记者时造因一句不经意的话遭受追杀，被迫住进了疯人院；九段棋手尾杉获胜的秘诀是——他知道对手在想什么……

从生理学上看来，人脑的组织精密无比，是高级生物身体组织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然而人脑的最大缺点是：太容易接受外来的信息，当外来信号集中在人脑的焦点之际，人就失去了判断能力，受外来信号的左右，去做一些自己都不清楚的事。

焦点是人的悲剧。

名家评介

无穷的宇宙，无尽的时空，
无限的可能，与无常的人生
之间的永恒矛盾，从这颗脑
袋中编织出来。

——金庸

这位文坛巨星的想象力，令人两眼发直，
他的小说像千丝万缕，当它抓住你时，你就立
刻如醉如痴，不但自己甘愿被抓，即使有人替
你松绑，你还要火冒三丈。

——柏 杨

楔子(之一)

台北是一个美丽的都市。美丽之一，是在工商业飞跃的同时，文化艺术的气息仍然十分浓厚。在台北市的大街小巷之中，都可以看到很多画廊、艺廊的存在。

画廊，或艺廊之中，陈列着成名的或未曾成名的艺术家的作品，不定期的展览或经常的陈列，供人参观、欣赏、选购。

艺廊有的占地相当广，有的规模比较小，我那天去的那一家，可以说是中等规模的一家艺廊。

老实说，对于画、雕塑，我并不是内行，可是也很喜欢。我也不必冒充我风雅到会专门到艺廊去，老实说，我那天到那家艺廊去，是给雨赶进去的。

早春，台北会突如其来地下上一阵骤雨，冷得街上的行人狼狈不堪。我也不必冒雨快点赶到目的地去，可是雨点越来越大，恰好在这时候，我看到有一道楼梯，以一个相当大的弧度通向下，就是一家艺廊。我根本没有考虑，就急匆匆向下走去。到了下面，才在用手拍打着身上的雨水，就有人道：“请签名！”

这才知道，有一个画展，正在举行。抬头看了一下，宽大的艺廊中，相当冷清，我一眼就接触到了展出的画。画家多数用一种近乎震颤的线条来作画，风格十分特别，就打算稍为看一下，至少等雨小一点再说。

所以，我接过了笔来，签了一个名，开始以相当快的速度，

看看展出的画，我并不是每一幅都仔细欣赏，所以很快地，就来到了另一端的出口处，那个出口，通向另一个陈列室，我已经看到有很多陶艺品陈列着，那倒是我有兴趣的，我想快步走过去看看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我感到后面有人在跟着我走，我向前走出了三四步，后面的脚步声也跟随着，跟随者的跟踪技巧，显然十分拙劣，脚步相当重，我一听就可以听出，这样的脚步声，是女性穿着的高跟鞋所发出来的，我停了一停，跟随者的脚步声也停止了。

我想：或许是另一个参观者，不是在跟着我的，于是我继续向前走，可是当我又走出了三四步后再停下来之际，我可以肯定，是有人在跟着我了！

我感到奇怪，在不应该被人跟随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有人跟着我呢？没有人知道我在台北，我到台北来，也没有任何稀奇古怪的目的。

我再次站定，假装在看着我面前的一幅画，但是事实上，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，我根本未曾注意。我不想被跟随者知道，我已经发现了被跟随，所以我站定了之后，头略向下低，用一个十分技巧的角度，想看看是什么人在跟着我。

当我这样做了之后，我看到的是一双白色的高跟鞋，式样十分新颖，上面沾了一点泥水，那是由于外面在下雨的缘故。然后，我看到了一双线条极其动人、肤色极白的小腿，在腿弯之下，是一条黑色缎子束脚裤的裤脚。这种束脚裤，正是今年流行的款式。

毫无疑问，跟着我的人，是一位女性。

我又想了一想，可能是由于我的神秘经历太多了，所以一件很普通的事，也会使我很紧张，还是放松点好。

当我这样决定之后，我就不加理会，抬起头来，就在这时，在我的身后，响起了一个略带沙哑，可是听起来十分优美动听的声音，道：“卫先生，你终于注意到这幅画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在不到半秒钟之内，我就知道，那个女人，能知道我的姓氏，自然是在门口看到了我签的名字之故，这并不算什么。值得奇怪的是，为什么她特别重视在我面前的那幅画？

我之所以会站在那幅画的前面，绝不是因为我注意到了那幅画，想仔细欣赏它。那纯粹是偶然的，是我在发现了一个人跟我之后，突然站定，想知道对方是不是也突然停下来的那个动作的结果。

在这时候，我听得那女人这样说，自然而然，向我面前的那幅画望了一眼。这一看之下，我不禁有点脸红，因为我站得离那幅画十分近，那并不是欣赏一幅画的适当距离。

我虽然觉察到了这一点，可是我也并没有后退。那幅画，画的是一个人首，可是在应该是眼睛、眉毛的部分，也就是说在鼻子的两边，却被两片成锐角的扇形物体所占据着。

那两片扇形的，作青蓝色的东西，看起来象是一片被撕成两半的银杏树叶。那个人首象的头部线条，给人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僵直之感。

由于我站得相当近的缘故，所以我同时，也看到了画旁的标签，标签上题着“茫点”两个字。这自然就是那幅画的标题了。

我不觉得这幅“茫点”和其它的画比较，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，而且一时之间，我也无法说出批评的话来。

这时，在我身后，那磁性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卫先生！这幅画的题名是‘茫点’。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表示我知道了。在这时候，我应该回头看一看，在我身后讲话的女士，是怎么样的人了，可是我却仍然没有转过头去，我也不能很确定是基于什么原因。可能，有一部分是为了表示矜持——男性和女性一样，都有矜持。也有一部分是为了我对绘画艺术很外行，对方可能是艺术家，如果和我讨论起这幅画来，那我就会没有什么话好说。

总之，我并没有转过头去，当然，如果在这时候，理也不理，自顾自向前走，也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，所以我就只好仍然站在原来的位置不动。

那动听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画家想表达什么？你看，眼睛部分不见了，被遮了起来，奇怪画家为什么不用‘盲点’这个标题，而用‘茫点’？”

我心中苦笑，只好随便道：“那得去问画家才好，我想，画家可能在这里！”

我的话，已经强烈地在暗示着对方的离去，不必再和我讨论这幅画了！

可是，那位女士显然不想就此离去，她又道：“日本有一位大小说家，曾用‘盲点’这两个字，写过一篇非常精采的小说。”

我表示冷淡，语调也是冷冷的，道：“是，那是一篇非常精采的推理小说！”

磁性的声音笑了起来，笑声十分悦耳，绝不夸张，但是却

又充满了挑战的意味，道：“卫先生，我看过你写的很多小说。照你自己的说法是：你记述了你经历的许多古怪的故事，就用这幅画，这幅画的标题联想开去，卫斯理是不是又可以有奇怪的经历，化成故事，让我们看看！”

我心中感到十分好笑，道：“听起来，这好象有点象点唱节目了！”

我的身后，静了一会，正当我以为我们之间的谈话已经结束了之际，身后又来了一下低叹声，道：“我以为卫先生对这幅画至少可以有一点联想的……”

我感到了有一点轻微的恼怒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一种挑战么？这时候，我是故意不回头去了，我道：“任何事都可以产生联想，但产生联想是一回事，所产生的联想，是不是能构成一篇小说，又是另外一回事……”

悦耳的声音道：“是的，我从来也没有写过小说，不知道这些事，可是，我觉得‘茫点’可以联想的，比‘盲点’更多上许多！”

我立时道：“对，‘盲点’，只不过是眼睛所看不到的一点或几点，但是‘茫点’，却和人的思想发生联系，比‘盲点’的范围大得多。人类的思想上，茫然不知所措的点，或面，太多了。”

那声音：“是的，画家想要表达的，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卫先生，我真希望你能用文字来表达一下。”

我无可奈何，只好道：“我会考虑。”

在我讲了这句话之后，我感到那位女士又在我的后面，站了一会，然后，我感到她转身去，又听到了她的脚步声。

本来，对方已经离开了，我可以径自向前走去。可是，我

在犹豫了一下之后，实在忍不住好奇心，还是转过头去，看了一下。

当我转过头去之际，那位女士已经快走到入口处，准备离去了。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。她的身形高而苗条，长发蓬松地披着，像是完全未经过整理一样，但是又不觉得凌乱。她的双手看来更是白皙，或许那是由于她一身衣服，全是黑色的缘故。

由于我没有看到她的正面，所以也无从估计她的正确年龄，我想，大约是二十到三十岁之间。

我并没有进一步打量她的机会，她就已经走了出去，我又站了一会，心中忽然想到，我至少可以象她一样，在签名簿上，去看看她的名字。

这纯粹是出于一种好奇心，我来到了入口处，向签名簿上看去，却极其失望，在我的名字之旁，没有新签上去的名字，却有着一个相当大的问号。

我离开了那家艺廊，雨也小了，我一直走着，一面倒很希望在街上再遇上她，一面我在想，从“茫点”联想开去，可以想到些什么呢？刚才我说那和人的思想有关系，她表示同意。为什么她会对这两个字有兴趣？她和我的交谈，完全是偶然的，还是早有计划的？

我对这些问题，都无法有答案。因为在我接下来台北的短暂逗留中，我都没有再遇到过这位女士。

可是，那一段对话，却一直在我脑际萦绕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领悟到了“茫点”的含意，那是在经历了一连串怪异的事情之后的事了。当时，我完全未曾想到这一点，可能正是由于

思想上的茫点之故。

楔子(之二)

以下记述的，是一段十分奇特的对话。

不必去追究对话的双方是什么人，在什么地方，于什么时间。都不必追究，只要注意这段对话的内容就可以了。

这真是一段十分奇特的对话。

“世上真有职业杀手吗？还是那只是存在于小说或电影中的一种人？”

“当然有！”

“真的有？哈，你想，职业杀手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？哈哈！”

“是什么？你在提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不断地笑，难道这种困难很可笑？”

“是很可笑，哈，你看，我又忍不住要笑了。我所说的困难，只怕每一个职业杀手都有。你想，职业杀手，顾名思义，从事的是受人雇用，接受了金钱而去杀人的一种职业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种职业，和其他职业基本上是一样的，接受酬劳，为了酬劳去做事！”

“你说了半天，究竟困难是什么，还没有说出来！”

“任何职业的从业者，都可以用各种方法，去告诉他人：我是做这工作的。可是职业杀手用什么方法让人家知道他是一

个杀手呢？他总不能登一个广告：‘杀人专家，取价低廉，保证人死，妥善可靠。’他也不能在住所前挂一块招牌：‘专门杀人，老幼无欺’，哈哈，算命先生倒可以挂这样的招牌。他也不能印一张名片，看到有什么人，象是想找人杀人的，就送上一张，而在名片上印上‘杀手’的头衔。所以，职业杀手实际上是没有法子找到委托人的，说得简单一点，他兜不到生意，没有生意，就做不成杀手。所以，世界上，实际上根本没有职业杀手这样的人。”

“你长篇大论，讲完了？”

“如果你能提出什么论点来反驳，我自然还可继续讲下去。”

“你否定有职业杀手，立论是他们无法招揽生意，这种立论是站不住脚的，贩卖毒品的人，一样不能招揽生意，但是他们都可以生存……。”

“全然不同！全然不同！贩卖毒品的人，有一个完整的销售网，有庞大而严密的组织。职业杀手只是个人行动，哈哈，总不见得职业杀手，会雇用经纪人，去替他兜生意吧……。”

“真的，你说得也有道理。”

“本来就是！世界上根本没有职业杀手。”

“唔，其实，还是有的，你不明白——”

“我怎么不明白？我已经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了，职业杀手，根本不可能生存。”

“别说得那么肯定，象我，已经生存了几十年，而且生存得很好，用你的话来说，生意，也源源不绝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，我是一个职业杀手，并没有在你的逻辑理论上不能生存！”

“你……是在……开玩笑？好，你说的是……一个职业杀手，好，你用什么方法使人知道你是？”

“咯咯……现在轮到我来笑了。我用的方法，其实很简单，找人聊天，故意把话题扯到杀手这上面去，然后就会有人，象你那样，说世界上根本没有职业杀手这种人，举出种种理由想说服我，再然后，我就直截了当告诉他，我就是职业杀手。”

“这……是一种诡辩术。”

“绝对不是，你可以委托我杀人，取价低廉，保证成功。你只要付钱就是，一点麻烦也没有，那个人死的时候，你可以在地球的另一边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怎么知道……我想杀人？你……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别紧张，千万别紧张，那其实也很简单。”

“不可能……不可能……你……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，你不可能知道我想杀人。”

“那是我的业务秘密——”

“不行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……从来也没有表示过，没有对任何人说过，没有作过任何文字上的记述——”

“你不必抓住我的衣服摇我，也不必满头大汗——”

“不行，你一定要说，你是怎么……知道我……心中的秘密的？”

“好了！好了，请放手，我告诉你就是。”

“你……说！”

“我早就说过了，很简单，你今年多少年纪？五十岁出头了？”

“那和我多大年纪有什么关系？好，我……五十二岁。”

“你自己想想，你已经五十二岁了，你和各种各样的人相处，已经有多少年了。至少五十年左右了吧！在五十年和各种各样的人相处的过程中，总有一两个人，甚至更多的人，是你很乐意看到他死亡的，甚至，会有特别的一个人，是你愿意化点代价，来看到他的死亡！不单是你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。”

“你……是说，你只是从心理学上来猜度，而得出的结论？”

“可以这样说，人的思想，有一个一定的范畴，任何人脱不出这个范畴，不论一个人外表上装着他如何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但是他的思想，也在这个范围之内！”

“听来好象……有点道理。”

“哈哈，太有道理，人的思想，其实是很可以根据一些规律探索的，要了解另一个人的思想，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的事——闲话少说，言归正传，我的收费，低廉得出乎你的意料之外，而且，只先收两成订金，告诉我，你希望什么人离开这个世界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爽快点告诉我好了，你的愿望，很快就会实现，那个人会在世界上消失。我不知道这个人消失之后，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你得到的好处，一定远超过你付出的代价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们总共只需要见两次面就够了，~~今天~~是第~~五次~~付了订金给我，然后，在参加完那个人的丧礼之后，你再把余款付给我。再然后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这一辈子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，安全妥当，万无一失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还在犹豫什么？你想想，你愿意看到对方死亡，说不定对方或是别的你意想不到的人，也愿意看到你的死亡，要是我遇到了一个，他要我来杀你，那你就后悔莫及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……是在威吓我？”

“不，我是为我顾客的利益着想，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吧。”

“好。”

楔子(之三)

一阵“嘶嘶”的水声传来，在寂静的黑夜中，听来十分优美。

桃丽转了一个身，轻轻地道：“听，小丑喷泉又开始活动了。”

躺在她身边的，是她的丈夫葛陵，葛陵“嗯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见得想起身去看喷泉吧！”

桃丽靠近她的丈夫，把他的身子扳过来。使他们两人面对面地躺着，道：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葛陵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亲爱的，我现在是执行任务后的休假，要是每天晚上，不是起来去看只有在晚间才活动的喷泉，或者在灌木丛中等上三小时，只是为了观察一头黑熊的经过，只怕到休假完毕，我进了太空舱，就得呼呼大睡，无法执行任务了。”

桃丽靠得她的丈夫近些，腻声道：“不去看喷泉，那我们就……”

葛陵少校是隶属于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人。“太空人”只是一个简称，比较正式的名称，应该是“美国太空总署属下，进行太空飞行试验的飞行人员”。不论名称怎样，大家都知道太空人是多么重要和训练一个太空人，要经过多么艰难、长久的训练过程。

葛陵是一个各方面都合乎标准的太空人，就他的这个职务而论，他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。

他是长子，从小到大，学业、品行都人人称道，没有任何犯罪记录，有着航空工程学博士的头衔，又是一个极其出色的飞行员。

他今年三十八岁，微秃的头，显示他是一个精力极其充沛的人，而且他身高接近一百九十公分，一副标准体育家的身型，相貌英俊，再加上又是太空人，在任何场合之下，都备受尊敬。而且，他的妻子桃丽，是一个标准的金发美人，虽然桃丽曾参加竞选阿肯萨斯州小姐时落选，但是见过桃丽的人，一致都认为那一届的评判评选失当，而不是桃丽的美丽不够标准。

葛陵和桃丽结婚三年，公认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更重要的